

语言文化保护工程的重要成果

——《乌兰察布汉语方言词语汇释》读后

●李秀林

方言是地方文化的活化石,也是研究共同语发展变化的语料库。研究方言就是保护地方文化,也就是保护语言资源。同时,开展方言探究,了解语言的地域差异,有助于推广普通话,助力乡村振兴。

自2015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启动实施“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以来,全国各地纷纷开展语言文化的保护工程。2022年,乌兰察布市档案局和集宁师范学院合作完成的《乌兰察布汉语方言词语汇释》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的出版堪为乌兰察布文化工程中的一件大事,是乌兰察布市语言文化保护工程的一次积极行动,也是乌兰察布人抢救地区汉语方言、研究方言文化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

该书规模宏大,总字数156万多字,收录注释的方言词语,包括谚语、歇后语、俗语、串话等共计27000多条,是乌兰察布市乃至内蒙古自治区迄今为止收录注释方言词语数量最多的方言著作,堪称地区方言词语收录注释的集大成者。该书按照“能收尽收,力求穷尽”的原则,采取地毯式搜索方言词语,以单字为基本多向联系,形成方言词语网络群组,避免遗漏,做到数量最多。具体来说,该书编写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下几个特点:

1. 方言词语的注音采取“双式注音”,既用汉语拼音注出普通话的读音,又用国际音标注出方言读音。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让读者进行方言和普通话语音对比,掌握它们的异同,找出两种读音之间的联系规律,以便深入研究古今语音的变化奥秘,同时也有助于讲普通话者了解方言,讲方言者学习普通话。
2. 汉字的使用做到了“词有定字,字有定音,音有定义”。在此之前方言词往往有音无字,或者滥用同音字替代,有的干脆用“口”来表示空缺。该书的出版从根本上改变了此类现象。具体做法如下:
 - 第一,根据词义引申的基本规律,使用词义与方言义有某种联系的现成汉字。如“你少圪溜哇”“看溜的哇”,使用本义为“巴结、奉承”的“溜”来表达与本义有引申联系的“撒娇”义。
 - 第二,利用变读产生新词的语言使用规律,使用变读后表达方言词语的读音和意义的现成汉字。如“东西跑下山底下了”“你快跑哇”,使用本义为“奔跑”的“跑(pǎo)”改变读音(pào)来表达与本义有联系的“从高处滚落”义和“滚开”义。
 - 第三,根据同音代替的用字规律,

借用与方言词同音的现代现成汉字来表达方言词的读音和意义。如“你会裁糕,我会捏糕”,使用“剪裁”义的“裁”来表达方言词的“揉、搓”义,它们读音相同,都读cái。

第四,根据同音代替的用字规律,借用与方言词异读音同音的现成汉字来表达方言词的读音和意义。如“含水流得拉拉的”,“含”与“涎(xián)”的异读音同音,都读hán,用“含”来代替“涎”表达“口水”之义。

第五,在不能用现成汉字代替方言词使用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新造的汉字。这有两种情形,一是新造的汉字没有与之同形的旧有汉字。如“拉边裤腿来”,“拉”是没有同形旧字的新造字,从扌(手),边生,读biān,表达“卷起”义。二是新造的汉字存在与之同形的旧有汉字,如“手机挪办公室了”“捱得时间长了,想不起来了”,“捱”是个新造字,从扌(手),耳声,读èr,表达“丢失”“丢开”之义。它与读dié或shé,表达“捱或捱”义的“捱”字同形。

3. 方言词语的释义比较规范。对于多义词语,先解释本义,再依引申顺序解释各个引申义,条理分明,次序合理。释义用普通话语句,便于读者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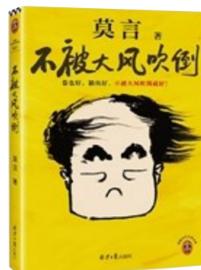
浙江文艺出版社
马丽著
《读中国》

本书依托博物馆珍贵简牍,对两汉时期丝绸之路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民族关系等进行创新性研究,结合文物图像、简文释读等,以生动的文字讲述曾经发生在丝路上耐人寻味又最真实的历史,挖掘官方史书付之阙如的普通丝路民众的琐碎日常,带领读者重走丝绸之路,简读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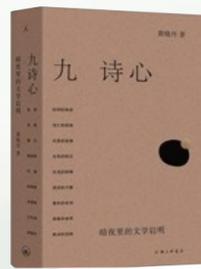
浙江人民出版社
朱俊瑞著
《学术自信与文化自觉》

本书主要研究梁启超的国学教育思想,介绍了近代“国学”概念的提出、梁启超国学教育思想的早期酝酿和最终形成,并分析了梁启超对科学精神和学术人格的推崇,以及其在实践中的内省和躬行,清晰地展现了梁启超国学教育思想的形成脉络,以及梁启超深厚的德行涵养、力透纸背的事业文章。



北京日报出版社
莫言著
《不被大风吹倒》

本书为莫言散文精选集,除了从莫言以往的作品中选取了莫言的人生经历、写作经验和人生感悟相关的篇目,还加入了莫言全新创作的写给年轻人的内容。通过莫言对自己人生经历的讲述,给现在的年轻人一些启发和鼓舞。



上海三联书店
黄晓丹著
《九诗心》

作者以女性学者的细腻,挖掘诗人不为人知的一面,构建丰满立体的九位诗人;以诗性文笔,带读者跨越古文障碍,直抵千年幽微心事,照见共通的生命处境;以扎实的文献校勘和文史互证,再现诗人心灵与现实冲突的历史现场。

(来源:浙江日报)

闲暇时光好悟书

——品读《红楼梦》有感

●陈珍

打春了,也就打开了心灵,鸟翅收割寒冷,燕尾剪裁残冬;打春了,也就打开了笑容。

春节闲暇,玩赌无兴,闹酒又无杜康之能,于是我就被“孤立”于环境和气氛的边缘角落,空虚无聊。于是复又至故纸堆翻出《红楼梦》,拂去尘埃,少心忘事地与曹老先生的锦言妙句眉来眼去。在一位文学巨匠的译被里渐次到达无我,也无世界的意境。

记不得拜读过多少“红学”文章了,也记不得是多少次重读这部“红宝书”了。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开卷四句箴言,便让人痛快淋漓也感慨唏嘘:是啊,《红楼梦》绝非个简单的“梦”,更非“荒唐言”,作者亦非“痴”。那么,为何开卷扑面就如说是说?思了又思,只是思不透,只是倍感精深,倍感沉重。接着一句“谁解其中味?”——曹老先生是在诘问也是在发问。从成书到十八世纪中叶被传抄开来就开始问了,一直问到今天,问了几百年了吧。问天问地,问天下地上世世代代所有读者。当然,也再一次问我。我很老实,不懂不敢装懂。面对这硕大的问号我目瞪口呆,无言以对,只好再一次摇了摇头。摇了摇头还不算完事儿,失望之下泛起了一阵极大的不甘,于是就试着去阅读这位曹霁,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者,一生坎坷多变的经历。此番却是诱发出一阵强烈共振,且进入角色的感觉——还

真个“替古人担忧”了。

曹先生那“钟鸣鼎食”的贵公子生涯,随着家境的衰落日渐不景气,日渐滑降着,直至滑降到厚实的泥土上。开始了泥土气息浓郁、扑鼻的“俗日子”。然而,这曹老先生确是不“俗”,但又不“雅”。虽然少时已是英气逼人,可就是不屑于仕进,一味地痴迷于吟诗、作画、听曲儿……所以被指望他这“千顷地,一棵苗”博取功名,复兴家业的曹家长辈关了“家庭禁闭”。这特殊班房一蹲就是三年。可笑也可气的是这小子放着好端端的光灿灿的“四书五经”不去头悬梁锥刺股的苦读,竟写起没出息的小说来了,还题名为《风月宝鉴》。一个封建大家庭怎么能容忍如此叛逆的行为!这曹霁终于没有屈服,终于脱家出走,浪迹于市井,甚至栖身于王家的马房。然而,《红楼梦》的写作未辍。如此浩浩宏宏巨著就在破屋草房的“悼红轩”最初孕育,最终分娩。

须臾,除夕夜“接神”的爆竹欢快激越,催人奋起,催人冲锋似的响过。我接着将这册毛边的“红宝书”以轻车熟路的速度翻阅着。目光在字里行间探照灯似的扫来扫去,很是惬意,超凡脱俗之感油然而生。那些太过熟悉的语句和情节总是被眼角的鱼尾摆过来,又摆过去。而曹老先生对金石、绘画、诗书、风筝、编织、医学、建筑、园林、工艺、印染、雕饰等诸多学问之精进,尤为诗画精湛。这种酷爱艺术,不囿于官道的任性品格,令我赞叹不已,感慨唏嘘,连

呼:“奇才,更是奇人呵!”无怪他的好友敦敏《题芹圃画石》诗中有“傲骨如君世之奇,嶙峋更见此支离,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垒时”之句,赞叹他情愫肠热,棱角分明,不同流俗,也不同凡响,和那种肆意汪洋的向往,随性了性情的追求。是啊,这位曹先生在“满径蓬蒿”的北京西山茅屋,“瓮餐时有不继”的境况中,不仅保持“步兵白眼向人斜”的封建文人的狂傲不羁,而且在“残杯冷炙自余德,不如著书黄叶村”的豪言壮语勉励下艰辛而执著地撰写《红楼梦》。

人哀,莫大于“中年丧妻,老年夭子”。可叹苍天无情,命运无情。不幸的重锤接二连三地打击这位生不逢时的文学巨星。然而,曹雪芹,拼将生命去抗争命运!瞪出一双火目,与那不幸、与那残酷直面,且作着唐诗般工整地对视;不说服,也不说不服!尽管大哀难节,心痛欲碎,却笔耕不辍。身携纸墨笔砚,路石当桌,“批阅十载,增删五次”为一部恢宏巨著的问世,为一部最具影响力的作家独创小说的问世呕心沥血,心力憔悴,奉献了生命的最后一次呼吸。1763年大人家爆竹桃符,花天酒地的除夕夜,曹老先生贫病交加,“辛酸泪”尽人亦逝,享年不到五十岁。北京西郊的一处破落所在,为这个世界留下遗憾的只有一把古琴,一枚钝剑,再就是几摞拆开的旧黄历背面写着的八十回《石头记》手稿(据说还有四十回失散了)。那个当年落难于秦淮市井的曹府小丫头,如今的曹老先生的续弦妇人芳卿,无所适从的,六神无主的门里门外的徘徊,徘徊得让整个�世界都捂着心口难过。

那年那个除夕夜越发的黑暗,烟花失色,爆竹噤了嗓子。而此刻,爆竹又起,清脆而激越;烟花漫天,五光十色——让我猛悟:今夕何夕?今夕除夕!曹老先生溘逝的纪念日。

连日来,我十分安分守己,安守着自己的家,也安守着自己的一段静好岁月。充耳不闻那烟花爆竹,视而不见那灯红酒绿;仿佛遗忘了那一年一度的狂欢的氛围,仿佛遗忘了那次五魁,开盃宝等大众化节目。一头没入故纸堆里,老牛反刍般咀嚼曹雪芹的文字,自不量力地考量着曹老先生坎坷的身世。且想得我好生苦楚,好生困惑啊!为什么历朝历代文人总是命运不济:从

司马迁至曹雪芹,不是惨遭迫害,就是贫困潦倒?

又一声金鸡鸣晨,窗口已是蛇年“破五”的晓照。

“人贵有自知之明”,我这一辈子叩土刨食,充其量不过是个粗通文墨的乡巴佬,何以度得明白这浩瀚巨著?我怀着无限的困惑和不甘心,叹息着合上这“红楼之梦”。在妻子的责言声中,从曹雪芹的“俗日子”里走出,复又回到属于自己的真正的俗日子中:按照“我的领导我的妻”的最新最高指示到黎明色的小河边走去“送穷”。是的,送了这么多年的穷,这穷还是被送走一些——放响了“二踢脚”,端着小筐箩里面捏的和纸剪的一对“穷人”夫妇,边走边想着,不知不觉走出老远,老远。

归来,见妻子笑靥如花。一副难得的褒扬的脸色,令我大惑。只听一个贬褒难辨的声音:“今年你可把那‘穷’送远了……”

小饭桌上那部终于被合上的打了许多补丁的“金书宝物”静静地歇息了。是啊,这里已不再是它的位置了。它,又该回到它的“故纸家族”团聚并沉眠了——“破五”一过,我地地道道粮农将又要忙于筹划耕作、累于农事了。突然,窗外草垛上有只赤冠金羽翎翎的雄鸡,昂首引颈,一个“金鸡独立”且抖了翅膀的高声啼鸣,启迪我悟醒:噢,世事难料。十八世纪末叶,荷兰印象派画家梵高三十七岁开枪自杀于法国瓦兹河那一刻,可曾想到如今一幅《向日葵》就身价过亿;曹霁在最后一张旧皇历背面写下最后一句时也肯定没想到吧!如今,《红楼梦》已有英、俄、法、日、越、匈等多种译本在全世界流传着。曹老先生也随了作品伟岸着,不朽着……只要有追求,就有可能成功;只要坚持奋斗,贫穷将会变为富有。我为悟书悟到这个一个层次不禁眉飞色舞,沾沾自喜起来。虽然悟得浮浅、平凡,但确也实在。



读书·鉴赏

